

劈荆棘，定风波，天赋我情终有属！
治乱世，主浮沉，满目山河空念远！
相扶持，暗相思，忍把别离作笑谈！
淡如水，总相称，佳人背后烟花暖！
大晟中兴，却掩不住盛世之下，
风情万种，离人愁肠……

盛世薄欢

之行路难
(上册)

携爱再漂流 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

盛世薄欢之行路难

(上册)

携爱再漂流
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世薄欢之行路难 / 携爱再漂流著. -- 北京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124-2440-1

I. ①盛… II. ①携…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782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盛世薄欢之行路难(上册)

携爱再漂流 著

策划编辑 吕晶晶

责任编辑 周华玲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邮编 100191) <http://www.buaapress.com.cn>

发行部电话:(010)82317024 传真:(010)82328026

读者信箱: ibook@buaacm.com.cn 邮购电话:(010)82316936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各地书店经销

*

开本:710×1 000 1/16 印张:37.25 字数:794 千字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24-2440-1 定价:58.00 元(全 2 册)

若本书有倒页、脱页、缺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82317024

楔 子

大晟皇朝德馨十四年春末，绵密的细雨将贝州笼罩得透不过气来，一座简陋的柴门院落更是在这细雨中凄惶飘摇。

一袭青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站在细雨中，身上已是晕湿一片，雨水也顺着纶巾滴落，而男子仿若凝固在这片烟雨中，久久伫立。

核桃树下，两个女孩望着男子的背影，着淡青裙衫的大姐紫芸淡淡地叹息：“娘最喜欢一年之中这春末夏初的时节，盛至极处的春花吐尽最后的艳丽，而夏花已是闲待它的盛华之时了。”

一身素白的二妹紫芊，环视着被浸泡在雨中的院落，满地的落蕊，一心的凄凉，悠悠地说：“亡与生的交界，衰与盛的替换，何来繁花似锦？”

这话传到男子耳中，使他不由得身心一颤，绷着的肩头一下垮了下来。

“先生！”慌张的语调伴着急促的脚步，张产婆已经走到了男子身旁，“已经六个时辰了，夫人怕是有凶险。”

男子立即转身，满眼无助地说道：“求阿婆一件事，孩子落地，不论男女，只告诉内人是男婴可否？”

树荫下的紫芊听罢，眉头一蹙，刚要出语，张产婆已经接了话去：“此言极是，素言盼男孩已有十载，却连生了五个女孩儿，此次身体如此虚弱，依旧坚持，怕是她最大的心愿了，不能留有遗憾。”

说完，产婆转身走回房中，袖笼上的血迹触目惊心。

“多谢阿婆了！”男子的眉眼凝聚了痛楚，来到窗下张望，却只看见漆漆的黑。

不知又过了多久，随着一阵婴儿的啼哭，院中的人才惊醒，可是阴雨中却混着浓重的血腥气。

屋内传来产婆的话语：“是男孩儿，男孩儿！”可是紧接着，就又传来惊恐的声音，“不好，见大红了。”

窗外的男子再顾不得其他，冲进房中，眼中只有面容苍白的妻子脸上那欣慰的笑容，久久定格……

目 录



上 册

第一卷 覆苍黄 乾坤倾折凭谁奠 1

第一章	长歌行,镜鸾分后属何人	3
第二章	月影疏,似是故人梦中来	8
第三章	阮郎归,寒鸦低枕夜来霜	13
第四章	酹江月,伊水东流暗苍苍	18
第五章	玲珑王,势欲凌云威触天	23
第六章	燕歌行,相看白刃血纷纷	28
第七章	谒金门,心事一春疑窦生	33
第八章	乌夜啼,世路风波总成空	38
第九章	路修远,孰云察余知善恶	43
第十章	话初心,曲终露寒笑浊世	48

第二卷 小重山 江山雄胜为公倾 53

第一章	水龙吟,带风伴雨如驰骤	55
第二章	行路难,今如泥土昔如霞	60
第三章	无俗念,万里乾坤明似水	65
第四章	事事争,尽惊慷慨山河主	70
第五章	关河令,秋阴时晴渐向暝	75
第六章	冉冉云,黑白希夷满盘收	80
第七章	玉漏迟,苍龙平地起伏澜	85
第八章	雨霖铃,一片灵台莹如洗	90
第九章	思茫然,淮地风雨破寒初	95
第十章	山外山,宛转头绪心乱何	101

第三卷 风别云 日月无愧从容愿 107

第一章	卜算子,心与秋空一样清	109
-----	-------------------	-----



目

录

盛世薄欢之行路难

(上册)

2

第二章	子夜歌,秋雨欲出看浮生	114
第三章	天仙子,惨惨霜林秋欲尽	119
第四章	世路殇,眼畔昏鸦千万点	124
第五章	采桑子,雪后寂寂风初净	130
第六章	玉梅令,水落寒沙只见山	135
第七章	凤栖梧,云唤阴来鸠唤雨	140
第八章	渔家傲,幽鹭慢来窥品格	145
第九章	锁霜寒,仲宣怀远踌躇志	150
第十章	穆护砂,星月天际烟花散	155
第四卷 一斛珠 三叶素风绝门阙		161
第一章	夜飞鹊,沧波坦荡抚尘埃	163
第二章	水龙吟,带风伴雨如驰骤	168
第三章	二色莲,谁与高秋共寂寥	173
第四章	乐世令,残月风清思几许	178
第五章	北雁归,路转峰回烟云远	183
第六章	山亭柳,疏梅哀弦谁替弹	188
第七章	城头月,凭栏处潇潇雨歇	193
第八章	竹香子,别后悠悠君莫问	198
第九章	石州慢,时事难从谁无过	203
第十章	凤池吟,春色无边又别离	208
第五卷 江南柳 剑出低眉亦寂寥		215
第一章	应天长,民卒流亡共哀悲	217
第二章	龙山会,堪惜流年谢芳草	222
第三章	苍梧谣,寒日无光天地晦	228
第四章	山渐青,故人归路多艰难	233
第五章	九回肠,山屏雾帐玲珑碧	239
第六章	三台令,芳草斜阳花微雨	244
第七章	江如练,万事要从勤苦得	249
第八章	离人歌,相见时难别亦难	254
第九章	采桑子,往事悠悠终不负	259
第十章	乌夜啼,无端风雨声相续	264

第一卷

覆苍黄 乾坤倾折凭谁奠

第一章 长歌行，镜鸾分后属何人

春光如许，酉时渐近，夕阳西下，落在来往人群的身上，给每个人都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行人匆匆，偶有夫妻情侣结伴而行，出城门，趁着天气凉爽，时节正好，去瞧京郊盛放的桃花。

似乎前不久才落下血光的皇城与这些百姓毫无关联，每个人依旧过着自己平淡的生活。

与春意盎然形成对比的，却是盛京城各个城门的严查。城南安化门，远远地就看见一双衣袂飘飘的女子翩然前来，格外引人注目。

左侧的女子骑着黑马，白玉冠，素骑装，竟透出一股子秀逸清俊，虽说身量颇为瘦弱，气度却是不凡，尤其那一双眼，黑瞋得发亮，清明却又深邃，似笑非笑地从人前掠过。

右侧女子则骑白马，戴着极长的帷帽，只隐约瞧着面部轮廓精致，似是天山冰雪冷冽，整个人都是“大写的不要靠近”，她身形更结实些，这样瞧着倒比旁边的女子多了几分英气，让人不由得多瞧两眼的同时心底赞叹一声，好一个冰美人儿。

城门口的城防从前几日起便格外的严，白马上的女子瞧着检查人包裹和对比画纸面相的士兵，不由冷哼一声，被骑黑马的女子斜睨了一眼，便收敛了情绪。

盘查的官兵见是女子，连盘问都省了，直接挥挥手就放两人走了。

直到这双姐妹花出了城，策马而行走走了老远，拐出了官道，进了小路，远远瞧见几个农夫打扮的暗卫已经在那里等候了，白马上的女子这才冷哼一声跳下马来，帷帽一摘，才发现这人正是慕容纯。

慕容纯原本就黑着脸，摘下帷帽的一瞬间，又仿佛听到了一声闷笑，这下脸色就更加阴沉了。陆子诺当时怕他扮成女子不够逼真，特地还在他脸上涂了点薄粉胭脂，他都没敢照镜子，不过估计着也是不伦不类的，他有些愤愤，用袖子胡乱抹一把脸，完全忘了女子服饰别着绢帕这事儿。

陆子诺眼底星光狡黠，去拽慕容纯的袖子：“你这样挺好看的，别擦呀。”



“真的好看？明明是你故意把我画成这个鬼样子的，还好看？真是疯了，才任你摆布。”慕容纯的右脸完美得无懈可击，但左脸上则有块烧伤的疤痕，冷不丁一看，逼真得吓人。

慕容纯半是无奈，半是恼怒，却想起当初为了抓住刘缙，他也曾经扮成过陆子诺的模样，虽然当时不知道她是个女子，却觉着那衣衫小得紧，被陆子诺好一通笑。

如今第二次扮女装，却是他自己想的主意，怨不得谁，只是如今不比当时，三年过去，他毕竟是及冠之人了，男子气概凸显。

慕容谥已逝，且已入土为安，陆子诺和慕容纯两人都只好强行压下悲伤，勉力打起精神来应对接下来的种种，现今更重要的事，就是弄清米尔娜的去向。

曲江宴上，死去的不仅是邕王慕容谥，还有西番的皇太子，他原本是来给妹妹挑驸马的，谁想到飞来横祸，竟在异国他乡丢了性命。

皇太子与米尔娜是亲兄妹，感情极为深厚，长兄忽然离世，米尔娜懊恼自责不已，决定要为哥哥讨回公道，找出凶手。

可是大晟的办案人员口风极紧，除了劝慰，别的一概不说，眼看着十天已过，毫无眉目，米尔娜认定大晟是故意不作为，于是不告而别。

恰巧，陆子诺刚刚劝得慕容纯重整精神，为追查真凶，来到驿馆，想询问一下米尔娜当时的情景，就发现她不见了。

西番国虽然是大晟的附属国，却也实力雄厚，尤以骑兵为盛，万一米尔娜这一怒之下，回国说服她父王发动战争，最先倒霉的可就是边疆的百姓。两人一合计，决定直接出京去追米尔娜。

时间紧急，未来得及上奏皇帝，所以李钊便留在了京城照应，只是没想到慕容谥早早地就在城门口埋伏了亲兵。

“舒王为何派人在此盘查？”陆子诺有些不解。

“这几年我与舒王明里暗里没少过招，此次曲江宴是由我主持，阿谥和西番的皇太子被毒酒暗害，陛下虽然未及怪罪，我却脱不了干系。如果此时被他抓到，扣一个畏罪潜逃的帽子都算是轻的。”慕容纯叹气。

原本慕容纯想的是他扮女装，陆子诺还是男装，两人装扮成出城赏桃花的情侣混出城去。可陆子诺坚决反对，慕容纯当然不会知道，陆子诺是想到了阿谥，想起了她二人的第一次相遇，所以绝难与慕容纯再假扮龙凤。

门口的武侯看似在查看来往人群，实际也在暗暗比对画像，只可惜他们不会想到堂堂广陵郡王会扮成女装，亦不会想到探花郎本就是女子，所以对所有女子基本都不会多看一眼。

如此顺利地出了城，慕容纯却对自己脸上的脂粉有些厌恶，一回眼却瞧见陆子诺眼底隐约的笑意，擦脸的动作不由得一怔，而后慢下来，他自己都不记得陆子诺到



底有多久未曾这样笑过了，这样带着点调皮和真心的笑容一直都是深藏在他心底的。

其实在国子学中陆子诺也常在笑，每每遇着什么事儿，她都会笑着鼓励大家，告诉大家没什么大不了的。她是几个人里最乐观的，可那种乐观并不是天真盲目无知的乐观，而是带着点新奇的大胆，她解决每一件事儿都像玩游戏，瘦弱的身材，更像是小巧的鱼儿，每次都能从那个空洞里钻出来，让人觉得惊奇又好笑。

可时间久了，真心却少了，尤其是慕容纯大婚前离开了国子学，他能见到陆子诺的次数不多，更别说见着陆子诺真心实意的笑容了。她这样粲然一笑，仿佛又把时光拉回到在国子学的日子。

那段时光，快乐又患得患失的，到底是何时喜欢上陆子诺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可当时怦然心动的感觉，慕容纯却依旧记在心头。记得那时对自己性取向的怀疑，在得知陆子诺实为女子后的欣喜若狂，以及担心她更喜欢慕容源一些……

他的动作一慢下来，陆子诺的笑容也一缓，随即消失不见，两人之间默契如旧，想来是想到了同样的过往，却也不由自主也无可避免地想到当初一直陪伴在两人身边的另一个人——慕容源。

陆子诺的笑容渐渐沉寂下来，慕容纯也默默擦去脸上的薄粉，重新戴上帷帽，两人不再多加言语，策马行着。

他们很快便离开了京郊，进入到安全地带。陆子诺还有点回不过神来，慕容纯回头瞧她一眼，到底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安安静静地叹了口气。他们所行之路偏僻，这样静谧的时候，那一声叹息仿佛是平静的湖面上丢下的一颗小小石子，让陆子诺一下从自己的思绪中惊醒过来。

此时，天空中正飞过一队大雁，齐整地排成一字形，一路向北。忽然一声弦动，一支箭羽破空而出，正中第九只大雁。这只大雁跌落的同时，还有一只竟俯冲着下来，追上坠落的大雁，两只大雁头颈痴缠，双双坠落。空中的雁群悲鸣盘旋，久久不肯离去，看得陆子诺悲从中来，仰面而泣。

慕容纯的眼底闪过一丝惊怒，低呵道：“是谁开弓放箭的？难道不知宾鸿乃仁义之禽？再者，我们一路隐蔽前行，这一箭恐是会带来麻烦的。”

暗卫队尾的一个愣头小子红着脸出列，诺诺说道：“我只是想射来烤制，让大家吃饱了，好继续赶路。”

“也罢，你葬了这对大雁，便就此折返吧。”慕容纯说完便继续前行。

陆子诺收拾好情绪，慢吞吞地垂眼，将心事掩盖在羽睫之下。

过去的这三年，辗转难眠的时候不少，她常一阖眼就见着慕容纯那张冰块脸，慕容纯走得潇洒，说是为了两人都好，可却留着陆子诺一个人在这里睹物思人，一开始难免心有怨怼，可时间长了，那份对他刚刚萌生的爱恋便淡了。

他毕竟是广陵郡王，身上的责任原本就重，怎能同旁人一样，再加一笔儿女情长，他娶李恬并非他的错，甚至还生出许多事端，让陆子诺觉着哪怕是位高权重也自

然有许多无奈和不如意；况且如果慕容纯一直在自己身边，自己哪能成长得起来呢？

而阿諤的突然离世，让她在痛彻心扉的同时，更是认清了在自己心中谁的分量更重。可这个认清，来得太晚。

为大雁悲哭的同时，陆子诺亦是鄙夷自己不如它们勇敢，只因她还要揪出真凶，为阿諤报仇。

快马奔驰了一个时辰，便到了雍州的一个镇子，一行人装作过客分别住下，直到快天亮，旁人睡得最熟的时候，才凑到一起商量对策。

陆子诺这一晚几乎都没怎么睡，慕容纯在她身边，美其名曰保护，她当然清楚慕容纯不会对她做什么，可听着慕容纯平稳的呼吸，她心里还是忍不住地别扭，凌晨才迷迷糊糊地睡去，没一会儿就被慕容纯叫了起来。

几个暗卫早已收拾妥帖，还穿着农户的衣衫，在桌侧就座。为首的男人陆子诺也认识，是宋哲。此刻他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陆子诺，并未多言，而是直接向慕容纯道：“从这里去西番，路途遥远，不知公子有什么计策？”

慕容纯略一沉吟道：“我想还是抄小路，这样速度稍微快些，以免官道上被人围追堵截。”

陆子诺原本还是昏昏欲睡，这会儿听着慕容纯的主意，不由微微皱眉：“我认为这样不妥”。见慕容纯转头望向她，陆子诺又默默别过脸去，只望着宋哲说话：“舒王带兵抓他，这是我们都知的事儿，所谓知己知彼，舒王了解阿纯并不比我们少，所以他肯定会在小路上堵截，而在官道上私下派发画像，我们不如反其道行之，依旧扮做一对。”陆子诺的“姐妹”才要出口，便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慕容纯，却又波澜不惊地顺下去：“一对姐妹，乘马车从官道走。”

宋哲做暗卫多年，怎么可能看不出两人之间怪异的气氛，可多年来他也早已学会了看见应看见的，故而只是微微点头回应道：“这法子好。”

“不妥，”一旁的慕容纯出言阻止，微微皱眉的模样依旧专注，仿佛两人这样不过是在探讨一个学术问题，他倒无诸多忌讳，陆子诺侧眼，也能感觉到他灼灼的目光：“官道太慢，这一行就要一月有余。”

“我们不仅要求快，还要求稳。”陆子诺终于别眸看向慕容纯，两人目光一碰，神色多少都有些不自然，陆子诺还是接下去道：“从这儿到西番，如果走官道，确实是要小一个月，可我们只不过是想要在米尔娜发动战争前拦住她，进西番再见也并无不可；但如果我们走岔路，被舒王的人盯上怎么办？我们毕竟带的人少，万一舒王派大批人马围剿，我们又一时等不来救援，这又如何是好？”

慕容纯一拧眉，似是被陆子诺的话所说服，沉吟半晌道：“那就这么办，今日就动身。”

陆子诺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应一声，当下就要起身去收拾包裹，宋哲也站了起

来，无奈地看着两人：“二位郎君稍后，女子衣物先前换下时已经被我们焚了，这会儿还要先去买，等天亮了再说。”

慕容纯摆手：“还是得现在就走，去管店家买来一身衣服便好。”

“怎么是一身？”

“你没看见这客栈只有老板娘一个女子，且与你身量相当。”

“那你呢？”

“自是路上再说。”

陆子诺不满，抱过行囊：“好在我还带了两套衣裙，你还是将就吧。”

慕容纯无语，宋哲等人忍着笑退了出去。见他们都出去了，慕容纯才回过身，脸上泛起一抹恶狠狠的笑意。

陆子诺被看得腿脚发软，一步步后退，慕容纯就一步步逼近，瞧着陆子诺又成了一只小兔子的样子，他不由心满意足地一笑，手指弹在陆子诺的额头上：“怎么就非得让我扮成女子来出丑？如果唯有这样才能让你展颜，倒也不是不可。”



第二章 月影疏,似是故人梦中来

听闻此话,陆子诺心神一荡,却觉飘忽忽的,落不到实处,不由得一叹,哀戚立现。

慕容纯已欺到身前,将其锢在墙边。

三年的时光,陆子诺长高了不少,眉眼间的英气更胜,但眼底的悲伤却还是泄露了她娇柔的一面,以及心中想念着他人。

一手触到墙,另一只手却落在慕容纯的胸前,陆子诺这几年来未曾与男子有过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保持暂时安全的姿态。

“叩,叩叩。”

门响了,陆子诺下意识地一激灵,立刻别过脸,慕容纯的这个吻就落了个空,唇瓣轻轻地蹭过陆子诺的面颊,慕容纯也好似才反应过来似的,默默退后一步,两人对视着,却没人说话。

一声重,两声轻,是宋哲。

慕容纯轻咳一声,陆子诺下意识地松了口气,绕过慕容纯给宋哲开了门后,一言不发入了内室。

慕容纯却不动,只立在原地。

宋哲进来便说:“林子里看到了听风楼的标志,恐怕我们已经被盯上了。”

“又是听风楼。”慕容纯点了点头:“看来,你还是要去买两套衣物回来,子诺那两身衣裙让两个影卫穿了,先行出发。你买好衣服,便回盛京,换了宋轶过来。”

“是。”宋哲应了便走,到门口处却听陆子诺急走来说:“最好能弄到西番人的衣物,鹤岩的也成,而且,这次要男装。既然女装已经有可能被人识破,就再变换一次。”

“有道理,我这就去弄。”

待宋哲出去后,屋内又静了下来。

良久,陆子诺才说:“这几年,你对听风楼明里暗里的打压,我也是听说了的,

谢谢！”

“可是瞿仙，依旧下落不明。”慕容纯叹了口气，接着说：“还好，上次那个女巫，李钊追到了，那人临死前说她是瞿仙的亲姐姐，瞿仙还活着，只是……”

“只是什么？”陆子诺满怀希冀地追问。

“不知道，她没说完便死了，所以，李钊与我才一直没和你提起过。”慕容纯低下了头，看向陆子诺晶亮的眸。

陆子诺的眼睛更大更亮了，眼底又添清明，她隐忍地低喃：“活着就好，活着就好，一切就都来得及。”

这一句，在慕容纯听来，有些刺耳，但心中亦是明了，陆子诺此刻闻听瞿仙还活着的欣喜若狂，以及思及阿谏已经不在了的悲痛欲绝。

慕容纯转过身去，看向窗外的微光，他可以陪她淋雨，陪她共痛，可唯独不能上前将她拽入怀中，替她挡雨，保她不痛。这缠绵难言的疼痛，一点点席卷而来，像是不知何时所中的毒，慢吞吞地，却又不定期地发作。

宋哲很快便回来了，不仅带来了两身鹤岩人的服饰，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方才出去，遇见了张家前往西番的商队，我打听了一下，带队的正是陆郎君国子学中的同窗——张云城。”

“张云城啊！”陆子诺点了点头，此次进士及第，张云城亦是榜上有名，只是他却依旧选择了继承家业，这让不少同窗惋惜，其中也包括陆子诺。

同窗四年，张云城还是那个云淡风轻的少年郎，喜欢的事情便做一做，不喜欢的便清冷漠然，只和陆子诺有些交情，其他人几乎连理都不理。

在这里碰到他，真真是幸事一件，陆子诺便和宋哲去了商队下榻的客栈。

走进上房，便见屋中的白衣男子捧着书卷站在中间，见陆子诺进来了，便露出清淡一笑：“是李钊给我报了信。”

“难怪！”陆子诺的心更是放得妥当了：“你肯出手相助，还是要说声感谢。”

“我的商队依旧会去西番，但也有一支会去鹤岩，出了这个镇子便会分开。此去河州，快马四天必到，虽然路途远了些，但没准儿你们会先到。”张云城倒了一杯茶递给陆子诺。

陆子诺接过茶杯，一饮而尽：“多谢！”

回到自己的房间，慕容纯已经换上了鹤岩的服饰。鹤岩男子的服饰简洁粗犷，很是衬托男子气概。

陆子诺瞥了一眼，便去拿剩下的那套衣物，却发现是套女装，也罢，既然是张云城安排好的，就这样吧。

陆子诺坐在了妆奁前，麻利儿地弄好妆容，镜中的女子较三年前出落得更加标致。

将将收拾妥当，内室的门便响了，慕容纯在外，轻轻叩着门，自然而然地唤着她



的小字：“云还，可好了吗？”

说完，慕容纯竟是一愣，手徒留在半空中，刚才那一声呼唤，仿佛一切皆是一场梦，梦里他们不过是一对平常夫妻，打算在闲暇时去集市走一走，妻子梳洗打扮，夫君则在外室百无聊赖地等待，不时地叩门，等待妻子推门而出，给人一个惊喜。

在屋里的陆子诺戴上面纱便打开了门，屋外的慕容纯还做着要敲门的姿势，明显被陆子诺的动作吓了一跳，看着她的眼神却是惊艳。

陆子诺原本就生得好看，稍作打扮便是美艳。鹤岩的胡服，细腰广袖，极是衬托女子的身段。陆子诺整个人好似雨后春笋似的，嫩得都要掐出水来，尽管只梳着再寻常不过的鬓发，还戴着薄薄的面纱，但也足以让人眼前一亮。

正是朝阳初升，窗子在陆子诺身后敞着，阳光恍若一只又一只金色的蝴蝶，在陆子诺身侧翩翩飞舞。

慕容纯的目光是惊叹、是深情、是叹息，可到最后，却变成了深深的温柔，他踏进屋子，想拥陆子诺入怀。

“我们能不能以兄妹相称？”陆子诺却是急急地发问。

虽然从慕容纯答应娶李恬的那刻起，他便失去了拥有陆子诺的资格，但他还是希望有那么一天，天地间可以只有他们两个人。

慕容纯凝视着陆子诺，眼底神色变化，一会儿惊痛，一会儿难过，一会儿叹息，一切为她，却又满含深情与无奈，最终将陆子诺的手拉过来，放在手心，浅浅地应了句：“好。”

从客栈出去，他们便混入了张家的商队，而出了镇子，商队便分作了两支，一支向西，一支向北。

向北的商队，在过了泾州之后，便有一男一女两骑飞驰而出。

四天的疾驰，陆子诺咬牙坚持，太久没有这般骑马，还真是累啊。而慕容纯却毫无疲态，仍是神采奕奕。前面就是河州了！

“兄长，云城让我们去找关内的张家老号，那里已经备下了一支商队。”

“嗯，还没出关，就不能太大意了。”其实，慕容纯对出关还是有信心的，让他更为担心的是追不到米尔娜。

米尔娜想要结果，他慕容纯更想要结果，但大理寺将曲江宴上所有的厨师、奴婢都审了个遍，重刑之下，却只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没人下过毒，更没有幕后之人。邕王和西番的太子中毒而死怕是要成千古之谜了。

进了河州的地界，竟是一番别样风情，街道右边大多是圆顶廊柱型建筑，拱形的门窗，半圆的顶子，以绿、蓝、白为主色调，看上去淡雅明快；而街道左边则是大晟典型的建筑风格，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墨绿色的琉璃在阳光下闪耀着光彩，堂皇又古朴。

与张家的商队会合后，两人被塞进了装满茶叶的大桶，很快便出了关，进入了突玉的境内。

从茶叶桶里出来，满身茉莉清香，人却也被熏得昏昏。

两人与商队告别后，折向西南方而去。

山月一轮，月色迎合着水波荡漾，河中心行驶着一艘泷船。

近一个月之行，两人已至颂水，颂水虽只是个小小的边境区域，但这地儿一条长河纵贯南北，湍急的河水拦隔着突玉与大晟两国，旁边一座东西走向的山脉，高耸入云的横断山隔着西番，真真是一个要塞。

十年前，西番与大晟两国关系紧张，出关口把守极严，但长河不能一把守，总有人钻空子，有些商人会从突玉这边偷渡大晟，带回些西番的商品。

而近几年，西番与大晟两国交好，这颂水要塞的士兵也不怎么拿这儿当回事儿了，水路、山脉随意通行。

两人刚到颂水的时候，见着这场景，都不由倒吸一口冷气，想着多亏米尔娜未曾来得及发动战争，不然如此松懈的边防，恐怕一攻就破。那晚慕容纯一直黑着脸，让刚刚赶来会合的宋轶都不敢接近。

陆子诺便把宋轶拉到一边，问起了慕容谔这几年的事，勾起了两人的伤心事，两人对着夜空弯钩，哭得寂寞无声，看得人肝肠寸断，而这一日，恰巧是陆子诺十九岁的生日。

这日，好不容易找到了船家渡河，却也只能在夜半过去。陆子诺半躺在甲板上，虽然水流颇急，但船家是行家里手，船只是小小颠簸，竟让她渐渐入睡了。长睫的影落在脸上，投着淡淡的鸦青，在梦里她也不曾安稳，微微蹙着眉，侧卧着，左手的玉甲紧紧扣着手心，好像要这样把自己弄醒似的。

慕容纯只看着，不着痕迹一叹，轻轻将陆子诺的手拉近，将她的手指一点点掰开，握进手心，用自己的温度暖着她。

陆子诺犹在梦中，却因被握住而轻轻松开眉心，叹息似的唤一声：“阿谔……”

慕容纯原本要去拨开陆子诺落在额前的碎发，听到这声唤，不由自主地将握着陆子诺的手一紧，眸色渐深，凑过去欲吻住她绯红的唇，将触未及之时，陆子诺却突然睁开了眼，两人离得极近，慕容纯几乎能看到陆子诺脸颊上细细的绒毛，也能看到她眼底尽是警惕的神色。

这样的神色让慕容纯心中一刺，近一个月来，两人以兄妹相称，但在慕容纯的心里，他们却像寻常夫妻一般，可慕容纯也明白，这终究是不同的。

突然，慕容纯神色一凛，收起了方才的情绪，“外面有人。”慕容纯无声说道，陆子诺也听到了声响，这外面是成群而来的杀手，少说也有几十人，两人对视一眼，姿势没变，却皆悄无声息地摸出了自己的武器。

两人到颂水边境少说也有四五日了，却迟迟未进西番，等的便是这群人。

一月之行出乎意料地顺利，凭着陆子诺与慕容纯的警惕性怎么会不明白，慕容

